

曲 藝 劇

鎖不住的人

于趙 雁 軍 青 原 改 編

北京寶文堂書店

曲 藝 劇

鎖不住的人

于趙 雁青 原改 著編

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

714.3
9

基戴

文學、藝術 鎖不住的人 [曲藝劇]

原 著 于 雁 軍
改 編 趙 青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20 號

出版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
三里河大街 10 號 電話 7 局 2167 號
發行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營業部
東打磨廠 158 號 電話 7 局 2887 號
電報掛號 2887 號

印刷者 北京寶文堂書店印刷部
三里河大街 37 號 電話 7 局 2047 號

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字數 20,000 字

開本 787×1092 1/36 印張 1 印數 1—3,000 冊
定價 1,200 元

時間：一九五二年夏。

地點：華北某農村。

人物：小雲：青年團員，十八歲。（簡稱雲）

丹林：青年團員，二十歲，小雲的愛人。（簡稱林）

張全順：二十歲，小雲的「未婚夫」。（簡稱順）

全順娘：五十多歲。（簡稱婆）

小雲爹：五十多歲。（簡稱爹）

小雲娘：五十來歲。（簡稱娘）

馮小泉：青年團員，二十一歲。（簡稱泉）

李村長：李家莊村長。（簡稱李）

江村長：江楊村村長。（簡稱江）

男女青年：四五人。

第一場

夏天的傍晚，在一個楊樹林邊的小橋旁，遠處是雲霞籠罩的山峯，丹林站在橋頭上，向着遠處瞭望……

林：（唱軍樂調）等他他不來，雲霞滿了天，等他他不來，羣鳥回了山，心事我想過千萬遍，今天我決心對他說完。心裏頭陣陣，如那油火煎，着急要見他，又怕見他面，籃兒好編起頭難，第一句話叫我如何談！

（馮小泉扛鋤上）

林：小泉！……你來得正好！……

泉：我來得正不是時候。

林：小泉，我下了決心啦，今個我一定把心裏話都對他說出來！

泉：怎麼？鬧了半天，你還沒跟她提出來哪？

林：沒有嘛！你給我出個主意吧！

泉：噯！你怎麼這樣怯陣呢？你就說，我看你生產學習都好，我早就對你有了感情……

直截了當，快刀斬亂麻，刷刷刷，幾句話就辦了事啦！還猶豫個什麼勁兒呀！

林：你看，我要對他說「咱們兩個好！」這又沒說清楚，我要說「咱們倆結婚吧？」又說不出口，沒商量好，你知道人家同意不？我說「你看咱們兩個的事兒……」他要問「什麼事？」你說我可怎麼說？

泉：你就這麼說……（唱軍樂調）咱倆從小在一塊長大，一起玩耍，從沒打過架，互助組幹活如同一家，你處處好真叫人把你誇。

林：（點頭）嗯……下邊呢？

泉：下邊怎麼個好法，你就按實在的說吧！你問我，我怎麼能知道你們的事呀！我這不過是替你引個路。

林：小泉，你替我跟他先說說怎麼樣？

泉：這個事我可不敢包辦代替。

林：你不知道，這跟開會生產不一樣，我沒辦過這樣事，拉不下臉來。

泉：誰一生還辦過幾回這個事呀！快說吧！長點本事，當面鼓對面鐺，有啥說啥，你們倆的事，準成功，沒問題。（扛鋤走，忽然又轉回來）說好了先報告我，我動員姑娘和小夥子們給你們收拾新房。

林：（白）小泉，你先別說這個，就是我們倆都自願啦，還有問題呢！

泉：（白）什麼問題？

林：你不知道？……她已經有個婆家，她爹、媽準找麻煩。

泉：（白）那個事呀！小雲在團裏不是早就說過了，那是父母包辦，不合法，不算！（

忽然看見小雲向這邊走來）你瞧：小雲已經來了，我走了，你大膽地同她談吧，我保證不偷聽。

（小泉下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（白）

(小雲擔着兩籃子青草上)

雲：(唱鮮花調)太陽落西山，家家煙囱都冒煙，割完青草繞過路兒下山邊，丹林哥！他等我呀站在那個小橋的跟前。(看見林)丹林！

林：小雲！我在這兒等你老半天哪！

雲：看！我們家的老牛多能吃，一天得這麼一大籃子青草，我才割完哩……你叫我上這兒來幹什麼呀？

林：我要跟你說幾句話。

雲：那你就快說吧！

林：(靦腆地笑)其實也沒有什麼說的。

雲：看你這個人！

林：(唱雲蘇調)她盯盯地看得我難把頭抬，倒叫我心裏有話說不出來。小雲機靈心眼快，我編個詞兒叫她猜。

林：小雲！日子過得真快呀！過了這個年，咱們倆……

雲：(大笑)樹葉子還綠呢，你就想過年啦！

林：我說是咱倆過了年又長一歲。

雲：你儘說實話，誰不是過年長一歲呀！

林：你可是長大啦！

雲：你也長高了呀！

林：我說你長的更俊啦！……

雲：（毫不示弱地）你也長的更好了呀……別俏皮人啦！我娘還叫我早回家做飯哩！

林：小雲……

雲：（接唱雲蘇調）我悄悄地看他暗自地想，丹林和往天不一般。他平常能說能道勞動好，爲啥今天像個大姑娘羞羞慚慚！

林：小雲：咱們倆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……你生產積極，學習又好……待人又親熱……雲：這又不是小組會，表揚我幹什麼？

林：（唱糊塗調）我生產，雖然很積極，就是戀愛沒本事，心中準備了話千句，見面以後就忘記！（過門）說了前言忘後語。

雲：（接唱）響鑼兒，不用重錘擊，他要說什麼我都知。人影兒照在那水裏，心心相印不願分離。（過門）他心裏有我我也有意。

林：（指遠方）那邊有人往這兒來啦！

雲：是我娘和我爹吧？

林：不是。

雲：咱回家吧，我娘說今天要多摘點豆角，叫我先回家作飯。

林：走吧！我給你擔草籃子。

雲：不用。

林：看你這封建勁兒！

雲：我封建什麼？你擔吧！

林：小雲！我給你擔草籃子，咱倆在一塊走，要是別人看見你怕不怕？

雲：我呀？我什麼也不怕。

林：（擔起籃子高興地）走！

雲：（唱打新春）滿路山花，沒人栽，

林：（接唱）風裏雨裏也要開；

雲：（接唱）山路難走也要走下來（呀呼咳），

林：（接唱）對對雙雙來到村子外（一得呀呼咳）。

雲：丹林！要進村啦，你還有什麼話說沒有？

林：（笑）今個沒有啦！（把草籃子遞給雲）我走啦！

（丹林下）

雲：（望着林的背影）（唱小磨房）你話到嘴邊時，卻要留半句，爲啥那話你就不敢對我

提，你人又好來心又實，真叫人又是喜又生氣。（頑皮地）你要是不先說我就不先提。你那心眼兒死，真叫我着急，咱等到三十晚上月亮出來時，咱等那太陽出西，到那時再說我也不嫌遲，反正你不先說我就不先提。

（小雲幸福地歡樂地跑下）

（全順娘上）

婆：（緊走幾步向小雲去處望）喲！那不是我們沒過門的媳婦小雲哪？（唱太平年）人都羨慕我，陰德修的強，求來個媳婦真是好模樣，粗活細活都能幹（太平年），歡眉大眼實在是好貌相（年太平）。

剛才在山上，見對男女走慌忙，那男的不是俺家兒郎。那女的可像小雲的模樣（太平年），哼！他們要自己搞對象，這可不應當（年太平）。（白）哎呀！這不是個好事啊！現在這年輕人就興自由了！我這多半輩子就一個兒子，東託人，西找人，訂門好親事多不容易呀！兒子倒是好兒子，聽說聽道的，誰知媳婦安的什麼心思呀！我原說今兒個跟我們那個親戚來探探信，核計着等秋後把媳婦娶過門去，看這個樣我也猜準啦，可不敢拖到秋後再辦喜事，誰知道到那會兒會出個什麼花樣，還是趕快跟他爹商量，三兩天內娶過門去，了一樁心思，省得像手裏提着個油葫蘆似的，放不下，擋，擋不下！

(小雲的爹和娘上，爹扛着鋤頭，兩人每人攜一籃子豆角、菜瓜、青菜等)

娘：那不是李家莊上的親家呀？

婆：喲！你看我不早不晚來得正好……親家我可是討你們喜訊來啦！

娘：走！親家，這個事咱到家慢慢說吧。

婆：(有意地看了一下娘)剛才我可是碰見你們家姑娘和一個年輕人一塊進村啦，咱回家說話方便嗎？

爹：(難爲情地看看婆)……

娘：親家，你說怎麼好就怎麼好。

婆：(掃了他們一眼)親家！(唱太平年)俗話說得是，樹大好招風，大閨女要緊的是好名聲，爲結這門好親戚咱兩家把親定(太平年)，鄉親們的閒言碎語我全沒放在心(年太平)。

(白)親家！(接唱)我是個直心眼，有啥就說出來，咱誰不盼兒女長大喜笑顏開，閨女像閨女嫁出去婆家喜愛(太平年)，要等到巴掌打到臉上那可就難挨(太平年)。

爹：(搶着)親家！(接唱)外人的閒話，您千萬不要聽，人家興自由我家可不興，要娶親定出日子來我一定照辦(太平年)，我定把人送到你家門(年太平)。

娘：小雲她爹……

爹：（瞪娘一眼，拉在一邊低聲）你自己的閨女什麼樣你還不知道？你還想等到叫人家婆家說「不正派」，不要了，那時候我看你的老臉往那兒擱？小雲要是個小子，自由戀愛還沒什麼，這十七八歲的大閨女去跟人家鬧戀愛，你就不怕前邊走路，叫人家後邊用手指頭點咱哪？

婆：親家，事情是宜快不宜遲，要出了岔子，可就是我們當長輩子的管教不嚴了。說句不好聽的話，姑娘心野了。依我看，三兩天內看個好日子把喜事辦了吧！

娘：哎呀！（唱金錢蓮花落）日子太近我看不對勁，萬一出了事大家都爲難。我不是不願把閨女嫁到你家去，結成這門子好親實在不簡單。我是怕不成材的閨女不答應，那時咱們這樁親事就算完。

婆：親家！（接唱）您不用擔心我有法辦，就看你信不信我這當婆婆的一片好心田。（過門）娘：（接唱）大姐！看你說的是什麼話，我要不信就會把孩子嫁到你家門。

婆：（接唱）親家，你這要是真心話，我倒有個主意請聽我談。小孩子能哄不能罵，你就騙她來到我家門。就說出外把親戚看，到了家中再把實話談。來到了生地方就沒法辦，生米煮成熟飯也就算完。親家，我這個婆婆可不是老封建，你就放心把姑娘送到我家園。你要不信到咱村來打聽，管保叫她哭着進來笑着回門。（過門）

娘：那敢情好啦，我就怕她那怪脾氣，大喜的日子又哭又鬧的。

婆：（笑着）親家，誰家姑娘進婆家門，不得掉兩行眼淚呀？俗話說得好，「掉兩顆金豆發日子」！

爹：騙她到你們村去倒容易。（對娘）你就哄她說，她逃荒那個三姨從外邊回來啦，領她去認認親，她準去。（對婆）小雲娘有個三妹妹，婆家就在你們村東住。

婆：我知道，姓劉，不是出去十來年啦？

娘：可不是。

爹：編個瞎話把她騙到你們家去倒容易，可是聽說不登記就結婚犯國法的呀！

婆：（大笑）親家！你真是實心眼子。（唱吳橋落子）這點兒小事不用害怕，區裏縣裏不來查，村裏人不說沒人知，咱歡喜喜娶到家，那生米成熟飯（哎喫喫），政府還能說什麼（一呀咳）。

（白）再說，這會兒人民政府又不打人又不罵人的，生米做成熟飯啦，那還能怎麼的？頂多去問問，咱又不是犯殺人放火的罪，就因為娶個媳婦，他還能把咱老百姓治到哪兒去？

爹：區上縣上離的遠，能瞞過去，可是事情辦得再嚴實，你也瞞不過村幹部啊？
婆：親家！村裏事還不好說？俺們那村村幹部，沒人管這些事，鄉里鄉親的，一天價低

頭不見抬頭見，嬸子大娘叫着，事辦成了，他還好意思給你拆散了？一瓶子燒酒，兩隻小雞，請他們吃吃喝喝，什麼事也沒有！

爹：親家！反正人是你的啦，你怎麼安排怎麼是，你說準哪一天娶吧？
婆：明兒隔一天，後天是個好日子，後天晚上怎麼樣？

爹：行啊！到時候給你們把人送過去就是啦。

婆：（高興地）親家，咱們可算說準啦，我可要走啦！

娘：不到家坐坐啦？

婆：不啦。天黑啦，還得走六里地呢！

爹：好，（對娘）那咱也回家。

娘：（唱吳橋落子）只望着孩子不生氣，歡歡喜喜過日子，

爹：（接唱）只要是婆家選得好，騙她一回也沒關係。

婆：（接唱）大喜的日子，喝兩盅，

爹、娘：（笑白）好啊！（雙下）

婆：（得意地接唱）（哎喨喨）管她願意不願意，（重一句）能娶上媳婦就歡喜（呀呼咳）。

（婆下）（雲霞漸漸退去）

第二場

兩天以後在李家莊。洞房，桌子上點着一雙高高的紅蠟燭，窗子上貼着箔金的大雙喜字。小雲面壁而站，張全順低頭坐在一個角落裏。從外邊傳來喝酒行令的聲音……

(全順娘上)

婆：(偷聽)唉！(快板)大喜的日子不歡喜，媳婦來到就生氣；叫她鞠躬不鞠躬，叫她行禮不行禮，哭哭啼啼沒出息，真是不爭氣，不爭氣！(推門進)

(白)大喜的日子，你們這是怎麼啦！你們倆倒坐到一塊高高興興說個話呀！這女兒都是新式結婚，不興害羞啦！(靜場：婆遞眼色給全順，全順下)我那好媳婦呀！(唱羅江怨)大喜的日子，應當喜歡，哭洞房一輩子不平安。我只有全順一個兒男，我把你當作那親生的女兒看。咱家有好地，三十畝有三，青磚的瓦屋十幾間，穿綢緞吃白麵，你趕會看戲我隨你的便。我這個婆婆，決不封建，回娘家我給你做飯，願來願去都不攔，一輩子舒坦你生活多美滿。

(白)媳婦，誰結婚不是圖的柴和米，一輩子舒舒服服地過個好日子；全順他老實，勞動好，你看自由自在多麼福氣呀！

(村長李永年上)

李：（喝了點酒）我給新人道喜來啦，頭三天不分大小，叫個嫂子吧！

婆：村長來啦，你吃好了嗎？

李：吃好啦，這是到誰家啦還做假？

雲：（對李）你就是這個村的村長啊？

娘：是啊！論說你還得管村長叫叔呢！

雲：村長，我問你——（唱農家樂）你們村有人違犯國法，侵犯人權你也不調查，你不理來反倒誇，辦喜事門上鎖，強迫婚禮你裝瞎，爲非作歹不像話！

李：（接唱）結婚是大事，應該歡喜，別因這小事來生氣。

婆：（接唱）媳婦說這話可沒理，講自由，集上見過面，梨樹底下他見過你，都興那新式結婚不拜天地，咱就給毛主席來鞠躬行禮（重句）。

（白）媳婦，你說那點兒還不如你的意呀？

雲：你們騙人來結婚這是犯法！

李：這是自由戀愛，不犯法。

雲：誰跟他是自由？

李：還想自由到什麼樣啊？差不多就行啦，都像你們年輕人想的那個自由法，那村裏不都亂套啦！

雲：你是村長不是？

李：我是村長不假。當村長要是管起這些閒事來，還有功夫搞生產、做工作？

雲：（氣得說不出話來）……

李：你別不知足，你說人家這家人家哪點兒不好？成份，富裕中農；人，小夥子二十來歲不癩不麻。你爹娘都同意把你送到這兒來……再說，一夜夫妻百日恩，入了洞房，生產過日子，自由不自由都是一樣。

婆：可不是，老輩上人誰沒從這個時候過過，小雲，你這婆婆，你這女婿誰也不能錯待你呀！

李：錯不了。入洞房生氣不好……我還有事呢，明個再來給你們道喜啊！

婆：村長，再吃點東西不？

李：不啦，不啦！

婆：你要不實在，你可餓着！

李：我還會作假？我到誰家都跟在我自己家裏一樣。

（李下）

婆：小雲，你們歇着吧！吃點東西不？

雲：（不理）……